

唐玄宗

赵扬 著

贰

盛世华章

二月河、熊召政联袂推荐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玄宗



盛世华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玄宗/赵扬著.—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54-5477-5

I. 唐… II. 赵…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207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唐玄宗
著 者 赵扬
策 划 韩敏 叶露
责任编辑 杨晓峰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 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 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37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5477-5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金刚经·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C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回	唐皇思治忆贤者	张说识机策功臣	1
第 二 回	骊山讲武树君威	渭川会猎拜新相	16
第 三 回	罢冗官机锋暗藏	贬功臣苦心图存	31
第 四 回	减奢费宫廷焚玉	明秩序姚崇施政	45
第 五 回	逐功臣再放藩王	涌暗流数探河南	59
第 六 回	固边疆皇帝忧心	灭蝗虫姚崇发力	72
第 七 回	挫兵变施恩宽宏	立太子图安济世	85
第 八 回	闻惊变调臣遣将	赐衙居施爱示仁	98
第 九 回	花萼楼兄弟同欢	逢大赦姚崇识机	110
第 十 回	姚崇真诚荐宋璟	皇帝花间遇倩女	121
第 十 一 回	武惠儿承恩侍君	宋丞相守正谏帝	135
第 十 二 回	郝灵佺献头邀功	王毛仲力荐张说	150
第 十 三 回	理赋税朝廷括户	识虚实张说检兵	158
第 十 四 回	皇帝迁居兴庆宫	宋璟惹怒贵宦家	172
第 十 五 回	李隆基力护宋璟	李林甫屡拜张说	183
第 十 六 回	后宫幢幢显暗影	宋璟殷殷斥恶钱	190
第 十 七 回	禁恶钱波涛汹涌	平怨愤丞相频易	201
第 十 八 回	宰相新成三驾车	张说问兵朔方城	213
第 十 九 回	张说计赚张嘉贞	姚崇智擒张道济	226
第 二 十 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旧妇失位九魂归	235

第二十一回	集贤殿群英荟萃	勤政楼君臣聚谈	248
第二十二回	张丞相用人分明	王忠嗣挥兵如神	257
第二十三回	王猛观礼惹祸端	张说热灶议封禅	271
第二十四回	张嘉贞发怒闹宴	双丞相率众累言	282
第二十五回	李林甫识机入职	集贤殿君臣定礼	291
第二十六回	武将联姻喧喜宴	泰山封禅耸奇观	303
第二十七回	京城热议“泰山”力	张说冷遭御史功	316
第二十八回	高力士巧舌如簧	李林甫偃旗息鼓	331
第二十九回	频易宰相走马灯	夺哀九龄回京城	345
第三十回	九龄谏圣存心结	禄山脱罪埋隐患	356



第一回

唐皇恩治忆贤者 张说识机策功臣

先天二年，长安又到了金秋时节，城内外的树叶被数度秋风染润后，次第变成了金黄与橘红的颜色，其与湛蓝的碧空相映，成就了一幅绚烂美丽的图画。是时，长安之人不唯公卿士人览景吟诗，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诵诗为荣。若论秋景诗，当时莫能超越王绩的《野望》，所以时人吟咏此首诗者最多，其诗曰：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倚。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描绘了一幅薄暮时分山间秋晚图，诗句的结尾引用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喻示主人的归隐之心。王绩生活在贞观时期，此诗为唐初最早的五言律诗，该体裁到了沈佺期与宋之问的手里大致定型，成为时人吟咏诗作的主要体裁。

且说这日早朝已快结束，群臣奏事完毕，中书令张说又出班奏道：“陛下，眼下金风送爽，骊山一带红叶绚烂无比，正是游赏的时候。臣以为陛下可以摆驾携群臣游赏，联诗谐趣一回。”

李隆基在御座上微闭双眼，稍稍沉吟片刻，然后说道：“嗯，张卿作为文坛领袖倡议诗会，殊为正途；然张卿作为中书令，首要考虑者似不应该是诗会。骊山联诗也就罢了，如今金风送爽，正是演阵讲武的时候。郭卿，朕意在骊山集合大军演武一次，你以为如何？”

郭元振是时任兵部尚书，并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为宰相职，其闻言出班答道：“陛下所言甚是，往有韦氏构逆，近又有凶魁作祸，正该讲武以振国威。”

“嗯，若集合京畿周围府兵，能集合多少人？十月初能集合至骊山吗？”

“臣以为能集合十余万人，十月初当能集合至骊山脚下。”



“也罢，就定于十月十二日为期，须集合二十万人于新丰驿讲武。郭卿，此事就由兵部来办，其阵法进退，须有预案，届时朕率领文武百官前去观阵，你须将诸事筹划得仔仔细细。”

郭元振躬身答道：“微臣明白。”

李隆基再环视群臣一遍，说道：“今天就这样吧，散朝。张卿，你且到西侧殿等候，朕有话要说。”

张说在西侧殿等候了片刻，方见李隆基缓步入内，张说急忙跪迎，李隆基挥手道：“张卿免礼，就座吧。”张说见李隆基脸上不喜不怒，心情似乎淡然，遂惴惴然就座。

李隆基坐下后，在几案上取过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问道：“张卿，你今日怎么想起联诗之事了？”

张说起身答道：“陛下，如今诗律经沈佺期与宋之问力创践行，已将之大致固定，人们循律而作，其内容日渐广泛。陛下，京城里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诵诗为荣。臣以为，一个昌盛的诗词时代就要来了，若陛下再加提倡，则可加速其进度。”

李隆基神色漠然。

张说从袖中取出一方纸，将之展开呈于李隆基面前，说道：“陛下，臣刚刚访来一篇佳作，请御览。”

李隆基瞟了一眼，就见此诗名为《春江花月夜》，诗作者为张若虚，心中顿时不喜，然忍着没有发作。

张说继续说道：“臣以为此诗为近年来少有的佳作，词清语丽，韵调优美。首句就出手不凡，前四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接下来就引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幽思，实为绝妙好诗！陛下为谱曲圣手，若依此诗谱曲，再加以妙舞……”

李隆基心里不耐烦，将面前诗篇推至一边，沉声说道：“够了，张卿，你不要说了。你身为中书令，若依‘春江花月夜’‘若虚’而行，国家能上正道吗？”

张说听出了其话音中的严肃之意，急忙躬身言道：“陛下斥责微臣甚是，微臣实在不识时宜，请陛下降罪。”

李隆基眼观张说那惶恐的面庞，心想此人以文名满天下，官声也不错，就是思虑过于繁杂，毕竟有些美中不足，就叹了一口气，缓声说道：“张卿，你坐下说吧。朕那日当堂令天下禁毁《罗织经》，并言说依贞观故事治理天下，如今已两月有余，然天下似乎如故。你为中书令，是为宰臣之首，难道不应该有些想法吗？”

张说依言坐下，心想皇帝原来心忧治理天下过于缓慢，遂小心说道：“陛下夙夜思虑天下大计，微臣万万不及。不过如今天下百废待兴，须缓缓为之，如此方显



稳妥。”

“哼，你说得不对。当初诛灭韦氏，太上皇选用姚崇与宋璟主持政事。他们旬日之间，就纲纪并举、革除弊政，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由此可见，以‘百废待兴’之说为托词，那是不足为凭的。”

“陛下所言甚是。然姚宋当时毕竟失于急促，惹得‘斜封官’大闹吏部，使得事情中途而废，今日思之犹扼腕叹息。”

李隆基见张说犹在为自己辩护，心中的怒火又起，说道：“姚宋之所以功败垂成，缘于太平姑姑在那里横加阻挠。朕问你，那些‘斜封官’直到今日犹在那里混日子，作为中书令，难道能够容忍他们长久下去吗？”

“陛下，政事堂曾就‘斜封官’的事儿议过几回，已让吏部逐个核查个人情况，以选用有才之人，将其他人皆遣散。如此方显稳妥。”

“稳妥？‘斜封官’由弊政而生，若不革除之，天下人会如何说？姚宋二人行事时束手缚脚，那是缘于有人掣肘的缘故；你们现在有朕撑腰，有必要患得患失吗？”

张说明白，皇帝现在对自己为首的宰相班子极端不满，缘于行事太慢。他想到这里，小心说道：“陛下训诫，臣铭记在心。郭公他们现在政事堂等候，臣过去速速传达陛下旨意，臣等再速议数项，请陛下圣裁。”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太宗皇帝曾经说过，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错谬甚多。朕之下再设各级官吏，那是让你们在各个层面上将诸事办妥。朕有多少精力来圣裁诸事呀？”说完，双眼微闭，张说见状不敢再接腔。

如此过了片刻，李隆基方才缓缓睁开眼睛，问道：“宋璟现为幽州都督，那姚崇还在申州任刺史吧？”

张说小心翼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李隆基道：“幽州防务甚重，宋璟在那里还算妥当，就不要动他了。申州离京城有点远，可让姚崇调任同州刺史。张卿，这件事儿要马上去办。唉，一别许久，朕这些日子有些念记起他们了。”

张说起身躬立答应，心中却激荡不已。他明白，皇帝的话背后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李隆基挥挥手，说道：“郭公他们还在政事堂等着你，这里没事了，你退下去吧。”他斜眼看到那张诗稿，就伸手捻起递给张说，并说道，“你先把文坛领袖的事儿放一放，现在不是吟诗弄乐的时候，要把你中书令分内的事儿好好做一做。这个张若虚文才不错，然朝中没有用着他的地方，就让他自得其乐吧。”

这句话说得很重，令张说的心倏地一沉，他小心地施礼缓缓退出。





这日按例为政事堂议事的日子,主持政事堂的中书令被皇帝留下,其余几人就在堂中等候。自太平公主党羽被清除后,原来的宰相职人员只剩下郭元振和魏知古,刘幽求现任尚书左仆射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加上张说,宰相职人员仅有四人。

看到张说尚未回来,三人就先在一起说些闲话。刘幽求说道:“突厥默啜又派人入朝请婚,圣上已经答应了他。历来边患之事,就数突厥与吐蕃爱惹是生非,这些年还算消停。不料契丹与奚又来生事不已,郭公,幽州那里似乎还应该加强。”

郭元振点点头,说道:“幽州那里地广人稀,兵勇又少,难得宋璟采取了固守城池的办法,这样的法儿虽有些示弱,然不失为最好的办法。我这些日子正想奏请圣上再加募兵,户部还要增拨一些钱粮,要挡住他们,令其不能动辄侵入幽州地面。”

魏知古说道:“郭公,宋璟进士出身,此前多历文职,让他在幽州领兵,会不会少了一些抢攻之意?”

郭元振摇摇头道:“人若能成为良将,不要问其出身,要看他的悟性。魏侍中,我也是进士出身,一生却与枪棒打交道。不过你说得对,宋璟的长处非在军事,他还是在文职任上更合适。刘仆射,应该选一个合适人替换宋璟最好。”

刘幽求笑道:“郭公晓谙军事,更会留意合适人才。郭公若有得人,再找圣上奏请一回,应该是顺势而成的。”

郭元振俨然有得意之色,举目天下,如自己这样既得皇帝恩宠,又能通晓军机兵法者,唯己一人而已,几可与贞观朝的李靖相似。

刘幽求又谈起另外一个话题,说道:“现在政事堂的人员也有些少啊。左右就是我们四人,议起事来不能集思广益。瞧圣上的意思,其择相甚是严谨,如钟绍京、王琚及张暉这些功臣放在那里就是不用。不知道圣上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郭元振听到张暉的名字不禁皱起眉头。问道:“张暉?这样的人能当宰臣吗?此人商贾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又嗜酒如命,当初刘仆射与此人商议大事,被他泄露机密,险些把圣上也扯了进去。他若能为宰臣,我趁早离开这里。”

刘幽求此前也任过尚书右仆射,其以县尉之身一下子蹿至此高位,理政能力与经验毕竟不足,再加上萧至忠为首的太平公主党羽的排挤,处于劣势不说,还由此博得了个无能的名声。其被流放之后,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此次回京再任尚书左仆射,遇事就多了一份谨慎。他现在闻听郭元振的斥责并不恼怒,反而微笑道:“郭公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浅陋。相信郭公的心中定有其他合适人选。”

郭元振道:“其实崔日用为一可用之人,只是他此前跟随宗楚客太紧,这次又临阵反水,让人心里有些不舒服。魏侍中,你以为呢?”

魏知古急忙答道:“选择宰臣关乎国家大运,圣上定会谨慎为之。郭公、刘仆



射,选择宰臣是圣上的事儿,我们只需要把眼前的事儿办好,似不该如此费心。”魏知古冷眼旁观,发现这二人所提人选都囿于功臣的圈子,心里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姚崇之言,方有了今日的际遇,心中颇为满足。

郭元振对魏知古的态度有些不满,说道:“魏侍中如此说,就有些违背了圣上的意思。圣上说过今后须依贞观故事行事,我们作为重臣向圣上举荐良臣,那是分内所当,为何就不用费心呢?”

魏知古咧嘴笑了笑,不愿意与郭元振辩驳。这时候,张说脸色凝重地走了进来,正好替魏知古解了围。

张说拜别李隆基走出门外,心中已经明白皇帝的心意。事情很明显,皇帝非常不满意自己及其他重臣这一段时间的作为。按照李隆基的心意,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被清除之后,新就任的大臣早就该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然时辰已过去两月有余,朝政似乎还是一池静水波澜不惊,所以皇帝不免有些着急。

其实朝政也异常忙碌,七月初三之后,先是要稳定京城和朝局,进而要对太平公主的党羽进行甄别,同时还要任用一批官吏,仅忙完这些事儿,转眼就到了八月中旬了。张说想到这里也有些抱屈:我们这一班人那些日子忙得脚不沾地,难道圣上就忘了吗?

“斜封官”现有数千人之多,这些人自神龙年间兴起,渐行渐积,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他们在京城早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张说多次思考过这个事儿,觉得要用稳妥的法子。张说想到这里,心中又涌上一丝不满:我力求稳妥,其实还是替圣上着想,圣上为何要责之甚切呢?

张说今日间震动最大的波澜,莫过于皇帝关注姚崇。张说心思敏锐,知道皇帝深明姚崇的才干,不会简单以一个区区的同州刺史授任就罢了,其内里肯定有更深的心思。刚才皇帝夸赞姚崇能够在旬日之间使朝政纲纪并举,再与皇帝不满自己相对照,张说忽然生出一丝恐惧。

张说步入室内时,看到三人谈兴甚浓,凝重的脸色顿时绽开微笑,遂问道:“圣上将我留下说了一番话,累诸位久等,实在对不住了。瞧诸位谈兴甚浓,不知有什么好话题?”

刘幽求道:“我们不过随便聊聊。我刚才提起要补充宰臣的话题,由此说了许久,郭公和魏侍中还争论颇健,哈哈。张令,圣上有什么旨意?”

张说收起微笑,庄重地说道:“圣上是有旨意,正好传达给你们。圣上责我们政事堂办事不力,在太平公主覆灭之后至今已两月有余,朝政犹平静如水,未见任何改观。譬如‘斜封官’的事儿,如今还在拖泥带水未做裁处。”

尚书省下辖吏部,所以刘幽求最关注“斜封官”的事儿,他闻言关切地问道:“崔尚书现正在甄别‘斜封官’,张令未向圣上言明吗?”



张说叹道：“我说了，奈何圣上不听。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要速速去办。圣上说了，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刘仆射，你须让吏部加急办理此事。”

刘幽求道：“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好呀，我这就派人让崔日用速办此事。张令，圣上怎么想起姚崇了？瞧圣上的意思，是不是想起用姚崇呀？”

张说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目视郭元振问道：“我如何能知道圣上的心意呢？郭公，您以为呢？”

郭元振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嗯，算来姚崇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其在刺史任上还能干几年呢？不过依姚崇的才干，圣上若委以重任，亦未可知啊。”

张说笑道：“瞧，还是郭公说得明白。你们刚才不是在谈论补充宰臣话题吗？圣上刚才夸赞了姚崇和宋璟，说他们在景云初年事情办得很好，旬日之间就将朝政面貌改观，以此责我等办事不力。其实圣上若能将姚崇召入政事堂，定能很快厘清如‘斜封官’之类的事体，姚崇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人选。”

郭元振与刘幽求听闻此言，心中有点震惊，齐声问道：“此为圣上的心意吗？”

张说道：“圣上没有明说，不过推荐良臣也为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寻个时机向圣上举荐。”

郭元振与刘幽求口中答应了一声，然后在那里若有所思。刘幽求心想姚崇是太上皇的人，如何能用呢？郭元振心里相对坦然，心想若能让姚崇来主持吏部，则处置“斜封官”之类的事儿相对麻利。

魏知古毕竟与张说相处多年，深明其性子，知道张说对权位看得甚重，若姚崇果然入了政事堂，其能力及才具明显比张说高了一筹，肯定会对张说中书令的位置形成威胁。然张说现在慷慨陈词，竭力想劝皇帝起用姚崇，明显是言不由衷。魏知古就在那里犯了心思：张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李隆基近来确实十分思念姚崇。

眼下的宰相班子为四人。张说为文宗领袖，其明于政事思路甚锐；刘幽求虽少了一些为官经验，毕竟还算勤谨；至于魏知古和郭元振二人，他们作为辅臣应该是很合适的。奈何他们两月余未见任何成效。李隆基由此思考两件事儿：第一，他们是否适合为宰臣？第二，宰相职人员是否多了？

李隆基忆起景云初年的那段日子，一个姚崇，再加上一个宋璟，就把所有的事儿给办了。由此看来，宰臣不需太多，有两人就足够了。这就要求宰臣人选必须是顶尖人物，且二位宰臣必须相辅相成，刚柔相济。

张说虽识文武之道，且理政能力罕有其匹，然他心思有些太活络，素爱附势，遇事往往考虑太多，让他如快刀斩乱麻一样将眼下的时政理出一个头绪，肯定是奢望。李隆基每当想到这里，愈发怀念起姚崇的好处了。



此时暮色渐渐张起，掌灯宫女早将殿内燃起火烛，李隆基在那里凝思过于专注，并不觉得光线交替。这时，有一人缓步入殿，其轻轻的脚步声拉回了李隆基的思绪，他抬头一看，发现高力士已至面前。

高力士轻声说道：“陛下忙累了一天，该入侧殿歇息了。小人刚入侧殿张了一眼，就见丽妃早为陛下备下了汤水，静候陛下入浴。”

李隆基换颜一笑，说道：“朕早就说过，你今后不可自称小人。你现为右监门将军，且为内侍省之首，朕今后称呼你为将军，不可太谦啊。”

高力士躬身道：“臣奉旨。”

李隆基说道：“这样最好。高将军，朕那日将张说责了几句，你当时也在场，说说你的想法。”

高力士躬身道：“臣不敢。朝廷有制度，内臣不许交结外臣，更不许擅议朝政，臣若妄说就是坏了规矩。”

“不妨，朕非昏庸之人，任何时候外人难乱朕心智。高将军，人在世上皆有倾诉之欲，朕为皇帝也不能免俗。朕无非想与你谈说一番而已。”

高力士踌躇道：“如此，臣就妄说了。臣以为张令与刘仆射等人，还是尽心尽力的。然他们有一样共同的心智，如此就有了羁绊。”

“嗯，什么羁绊？”

“他们都是功臣呀。臣近来听到外面传言，说萧至忠当日曾对王琚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后浪推前浪，别看王琚现在很得意，终有势落的时候。陛下清除太平公主党羽之后，这些功臣占据了要位，他们出身不同，然皆为功臣，心里就有了相同的感觉，如此就有私了。心里因为有了羁绊，行事未免有些瞻前顾后。”

李隆基起身，轻轻击掌道：“你说得好，他们看似无私，其实已有私了。他们连‘斜封官’都没有处置的法儿，确实是瞻前顾后。唉，功臣！可是呀，高将军，你亦为功臣，也应该与他们连气啊。”

高力士闻听此言，顿时惶惶然：“臣不敢自认为功臣，臣不过一直侍奉陛下，其实不过尽了自己的本分。”

李隆基上前轻抚其肩道：“嗯，你不必紧张，朕不过随便说一句。你说得很好，朕会好好想想这个事儿。走吧，随朕去侧殿。”

高力士边走边说道：“陛下，丽妃实为恭谨之人。臣今日唤她来侍寝的时候，她还一直辞让，说该让王皇后侍寝为好。”高力士所说的丽妃，即是李隆基在潞州所纳的赵敏。先天元年八月，李隆基进位为皇帝，立正妃王氏为皇后，赵敏为丽妃。

李隆基说道：“哦，丽妃还是挺念着皇后的，丽妃歌女出身，没有促狭之气，真是难得啊。”

高力士附和道：“臣从在东宫侍奉陛下，就见丽妃甚是尊重皇后及刘华妃，三





人在一起甚是亲密。当然，皇后仁慈待下，是为主因。”李隆基为藩王时先纳王皇后，次纳刘华妃，至潞州时方遇赵丽妃。

李隆基叹道：“你说皇后仁慈，朕看未必吧。她一直未有子嗣，近来的神色言语间有些怨气，她们能够相安无事，估计还是别人念着她皇后的身份，不免让着她。你说，皇后若一直没有子嗣，是否有些名不副实？”

王皇后出身于名门，然自与李隆基成婚之后，一直未有子嗣。李隆基的长子系刘华妃所生，次子李瑛系赵丽妃所生，第三子李亨由杨良媛生育。杨良媛怀孕的时候，李隆基当时恐惧太平公主说自己怠于政事，密令张说寻来打胎药，李亨差点儿就胎死腹中。

高力士不敢接此话题，他们此时正好走至侧殿门前，高力士躬身言道：“陛下请进，臣就告退了。”

李隆基见高力士不回答自己的话，心中暗赞此人甚是明晓事情的轻重，也不想逼他太过，遂说道：“嗯，你退下吧，对了，这二日王琚怎么没来？你明日让他与朕同进晚膳。”

高力士张嘴欲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仅仅答应道：“臣遵旨。”

赵丽妃早带领宫人在门内跪迎皇帝到来，当赵丽妃立起身的时候，李隆基细瞧其腰身，就见她虽生过一子二女，略微丰腴而已，依旧保持着初见她时那婀娜的身材。李隆基现为皇帝，宫内美女何止上千，他虽偶尔选择其他丽人侍寝一回，多数时辰还是与丽妃一起度过。

丽妃的腰身明显撩起了李隆基心间的欲火，遂说道：“敏儿，温汤备好了吗？嗯，你随同朕一同沐浴吧。”

赵敏笑道：“陛下，妾这几日又练成了一套曲舞，现在时辰还早，容妾为陛下舞蹈一回如何？”

李隆基摇头道：“罢了，朕如今没有心情观曲舞。忙累了一天，就想舒舒坦坦歇息下来。”

赵敏灿然一笑，上前搀着李隆基一同去沐浴。

李隆基如今专宠赵敏，对赵敏的父兄也青眼有加。赵敏的父亲赵元礼及兄长赵常奴除了封有爵位之外，又被授为四品大员。当赵元礼从山东风尘仆仆携子带女到潞州卖唱讨生活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富贵正等在那里。由此可见人生无常，一次偶然的事件能够决定人生的走向，人们往往相信天命，恒由此起。

王琚现在体味着同样的幸福。事变结束后，李隆基封其为赵国公，授其为中书侍郎。遥想自己当初鼠奔扬州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狼狈与凄惨，到了这个时候，他愈加想起岳丈的好处。当王琚初识李隆基被授以官职的时候，其妻返回扬州，



当地早已轰传这个富商岳丈慧眼识女婿的本事,如今王妻再以诰命夫人身份回家乡省亲,早惊动了扬州的诸多官吏。他们竞相迎候巴结,使得这位富商岳丈感受到莫大的荣宠,暗赞自己这桩生意做得最漂亮。

王琬在李隆基最困顿的时候与其相识成友,又辅以奇计,现在李隆基当了皇帝,其享受的恩宠当然不在话下。他常常朝会散后一直待在李隆基身边,两人共同商议朝政大事,遇到休息日的时候,李隆基动辄派专使将其召入宫中议事,往往日薄西山时方才辞出。时人慕其宠荣,又不免对其得到专宠有些嫉妒之意,遂背后呼之为“内宰相”。王皇后因为没有子嗣,诸事想讨皇帝欢心,她看到皇帝如此信任王琬,遂对王琬百般示好。王琬将母亲迎入府中,王皇后听说后,当即派尚宫携带美食锦服入府慰劳,且从此每隔数日后,尚宫都要入府送物探望一次。

这日晚膳之后,王琬将母亲奉入房内安歇,当其转身要走的时候,母亲唤着他,说道:“琬儿,趁着媳妇儿回家省亲的空闲,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说与你听。”

王琬是时已有姬妾七人,其中的二人还是李隆基从宫人中简拔出来赏他的。至于男仆婢女,府内也养有七十余人,仅贴身侍候母亲的婢女,也有四人之多。王琬闻言,挥手令婢女们退出,然后与母亲相对坐在床榻之上,说道:“母亲请讲。”

王母说道:“你为至孝之人,将我 from 洛阳接到这里,让我享受到如此的锦衣玉食,更有皇恩浩荡,有儿如此,夫复何求?想起在洛阳时的困顿受穷,尤其是你亡命不知所踪的时候,与今日相比,恍若隔世啊!唉,你爹爹那时惊悸而死,无缘享受今日的荣华富贵,实在可惜。”王琬的父亲当时任孟津县尉,因受王琬牵连被逐回家,其心胸不阔,竟然连惊带怕,一年后染疾而逝。

王琬叹道:“是啊,父亲毕竟还是受到儿子的牵连,儿子事后每每想起,心中愧疚不已。唉,儿子无以报答,只好加倍对母亲好了。”

王母摇摇头,说道:“不是这样。我当初在洛阳,虽陋居粗食,日子过得甚是坦然,再加上对你的期冀,心中往往充塞暖意,总觉得天地间舒畅得很。然我自从入京处此锦绣丛中,你和媳妇儿孝心相护,身边的下人们又殷勤备至,我怎么愈来愈感到不安稳了呢?”

王琬笑道:“母亲乍入京城,府中又是一个新处境,当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种情况很正常,相信母亲过一段时日就好了。”

王母叹道:“儿子呀,你不明白我的心思。《周易》有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你当初鼠奔狼狽,此后又有了荣华富贵,与此理暗合。可是呀,一个人的福分终究是有限的,你不觉得自己现在‘盈’得有些过分吗?”

王琬有些不以为然,说道:“有什么过分?儿子辅佐圣上成就大计,如今奸人既除,正是应该大展宏图为圣上出力的时候,可谓甚得其宜啊!”

王母道:“儿子呀,天下能人英才甚多,就是那些无才无德者,其妒忌心也为一





帖猛药。人愈处高位，愈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之要持中庸之道，不可太过招摇。再说了，你爹爹不过一个县尉，再往你祖上找，没有超过州官者。哼，你无野战攻城之功劳，不过取得圣上信任，兼之出了一些阴谋之力，一下子就处此高位，能长久吗？”

王琚有些不喜，说道：“母亲言重了。野战攻城算什么功劳？哪儿有处帷幄之中定计天下的功劳大？母亲勿虑，不用考虑这些虚妄的事儿，好好居家享福即可。您尽可放心，圣上如此信任儿子，又有谁能撼动儿子的地位呢？”

“你呀，执迷不悟！‘伴君如伴虎’，你莫非忘了这句话了吗？我听说外人称你为‘内宰相’，好像此前的上官婉儿也有这个名号，你的手段和宫中根基，与上官婉儿相比如何？唉，你若如此行之，我非危言耸听，恐怕你王家的祖坟今后就无人上香洒扫了。”

这句话说得挺重，令王琚耸然动容。恰在此时，外面有人叫道：“老爷，中书令张大人来访。”王琚闻言，似乎得到解脱，急忙起身道：“母亲早点安歇吧，儿子告退。”

王母摇摇头，叹道：“看来你还是听不进逆耳之言啊。也罢，我的话已然说过了，听与不听，你自便吧。”

王琚没有言声，躬身行礼后退出。一个人志得意满之时，往往气盛至极，听不进外人的忠言。王母刚才的话说得很重，然王琚走出门外，早将所有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张说已经候在中堂内，看到王琚进来，急忙拱手道：“张说冒昧造访，定然扰了赵国公的清静，得罪，得罪。”

王琚还是尊敬张说的，因为张说不仅位高名扬，还曾经当过当今圣上的老师，他闻言急忙还礼道：“张令怎能如此说话？王琚年龄小职级低，理当应唤拜望。请坐，请坐。”

张说施施然就坐，然后说道：“我今日来没有特别事儿，今日吴中来人，奉上一一些鲜蟹，就想携来几只让令堂尝尝鲜。我听说尊夫人为扬州人，其烹制鲜蟹应该很拿手，这样味道更佳。”

张说随人呈上一只五彩盒子，王琚伸手打开，就见里面摆有十二只蟹，每只蟹足有五两重，蟹壳上有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显得更为名贵。是时正是吴中蟹肥之时，其转运至长安费用不少，为当时的珍品。王琚如今富贵之时，家中并不缺少此物，然这是张说的一片心意，他诚心谢道：“张令如此厚爱，王琚不胜感激。”

张说道：“金秋时节尝蟹吟诗，则别有一番韵味。听说赵国公昔日曾在扬州生活数年，那里的瘦西湖风景更佳，你在那里定体味不少呢。”

王琚道：“咳，那时候亡命狼狈，哪儿有心情赏景哟！又哪里比得上张令为文



宗领袖，可以一面做官一面游赏弄诗。”

两人在这里说了一些闲话，彼此非常谦逊。王琬一面说话一面猜测张说的来意，他知道，张说登门拜访，绝对不会是赠送几只螃蟹这么简单。

果然，张说很快进入了正题，说道：“圣上授姚崇为同州刺史，赵国公知闻此事吗？”

王琬点头道：“圣上曾向我说过此事，听说吏部的授任书已发出去了，姚崇到任了吗？”

“应该快了。”

“圣上数次说过，姚崇在则天皇后和太上皇时期两度为相，实为一不世出的能臣，他与宋璟当时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实为莫大的浪费。”

“对呀，我们想到一起了。圣上此次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实在有点大材小用。”

“哦，张令的意思，莫非想让姚崇回京吗？我观圣上的心意，他确实想重用姚崇。好呀，你为中书令，宜荐良臣，你赶快向圣上进言啊。”

“对呀，我瞧中了一个位置，最适合姚崇，赵国公若认可，我当举荐至圣上。”

“什么位置？”

“河东总管。河东北拒幽燕，近逼京师，须有才有识者镇之。此位已虚悬月余，正该姚崇担任。”

王琬闻言眼珠翻了几翻，心中霎时就明白了张说的来意。他先是轻笑，继而大笑，弄得张说一头雾水，急问道：“赵国公何至如此？莫非张说说话有什么不妥吗？”

王琬止住了笑声，说道：“妥当得很！张公不愧为中书令，事情想得挺远的嘛！”

张说探询王琬的目光，问道：“赵国公的意思是……”

王琬“嘿嘿”笑了两声，说道：“河东总管说它重要也重要，说它不重要也不重要。若按张令所言，姚崇才具超卓，让他来任河东总管，毕竟还是有些屈才啊。我明白张令的心思，你大约怕姚崇来京任职，从此会威胁张令的地位吧！？”

王琬之所以能得李隆基的宠信，缘于他心思如电、见识非凡，张说今日明着说要重用姚崇，其实想将姚崇继续放为外任。王琬一下子就识出了张说的居心，他知道在中宗时代或者太平公主当权之时，姚崇与张说这帮能臣基于正义，所以心内互通。如今尘埃落定，权力格局大致固定，张说抢得先机，当然不愿意有人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张说含笑摇摇头，说道：“赵国公如此想有些道理，然不甚全面。”

“此话怎讲？”